

試析 哭屋

作者：王鼎鈞

原載：書評書目十六期（六十三年八月號）

在文學的諸多類型上，有一種是最令批評人尷尬的，那就是「敘事詩」（或言『史詩』），如我國的「孔雀東南飛」、「長恨歌」、「琵琶行」之屬。由於這類作品，自身獨立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，無論在情趣上，意境上都呈現着自我充足的狀態，因而使得批評人（尤其是當世的批評者）無能為力，充其量也只能為它作一番分析、索隱或歷史定位的工作，若想真正做到愛略特所謂「指向創作」的批評，為這篇作品在作者的一系列創作作品之中，尋得同一個系統裏的歸屬，實在是很困難的。

我們發現王鼎鈞的這篇「哭屋」也正顯露着同樣的局面，它不僅具有一個完整的結構，同時小說中所流露出來的情感，也正是一篇敘事詩所能引發出來的情感，這分情感係直接承自我國古典文學的傳統，而不是得自現代。

為避免論文時的過於龐大，我們僅就「動作」的完整性（或言『統一性』）的觀點，來討論「哭屋」。

「哭屋」的動作為「『二先生』的讀書致死的一系列過程」，整篇小說的情節便係由此為中心鋪展開來，是單一的動作。如「長恨歌」是以「唐明皇對楊貴妃的愛憐與恩情」為內在動作，敘述出歷史上的一段事件；「琵琶行」寫的是「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悵惘」的內在動作，而以作者於謫貶後偶遇一不得時之商人婦，藉彈琵琶以為生計的情節為外在動作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「哭屋」是極近於敘事詩的形式與內涵的。

那麼我們再來看作者是怎樣地在處理動作。

「哭屋」中的悲劇人物 (Tragic hero) 是二先生，這樁事件的發生是由於二先生本身在性格上的缺陷所造成：二先生的家庭是個書香門第，更要命的還是幢「進士第」，父親是進士，陪着皇帝做過詩，書畫過人，奠定下家族的聲望，二先生除了繼承了這分聲望的負擔之外，也繼承了老進士的倔強性格。「二先生最大的願望是和他父親一樣中個進士，他認為中了進士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。批八字的人說他沒有進士的命，他不信，趕到京城去應考。」。

一種明知「不可為而為之」，但為了這分家族的聲譽，他不停地赴考，也一再的失敗，待科舉制度廢除了之後，二先生一生中努力的作為，突然懸了空，讀書對於二先生來說不再具有任何意義，終於以自縊結束生命。

顯然地，二先生是個「失敗的英雄」，所謂「失敗的英雄」海明威有個注腳：他可以被毀滅，但不可以被屈服。作者王鼎鈞在二先生的死後，加上一段鬼哭的結尾，使得整個動作在幻覺上的張力延長，並提升到一個超自然的境地，將這一腔激情，化為了一則傳說，維持住了一個美感的距離，由人去憑弔低迴，而作者則立在一個超然的地位，像白居易寫「長恨歌」一樣，只在咏事，而不介入。

王鼎鈞的小說，往往敘事重於咏情，令人在讀後不能從他的文字上提昇到高一層的境界或情趣，而這一篇「哭屋」不僅在寫作技巧上稱得上所謂的「洗鍊」，同時也蘊涵了中國文學一向所特有的深沉與意境上的超逸，承自古典，而非現代，這也是近人寫作所少有的罷。

說說 蒸籠

作者：子于

原載：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（六十三年十月二、三日）